

中國殺人王大鬧墨西哥

洪以義團結
門以忠誠救國
條以義俠除奸
★★★★★
THE CHINESE TIMES
The only Chinese newspaper in Vancouver. Published every day except Sundays and holidays by The Chinese Freemasons Ltd.

中國殺人王大鬧墨西哥

集(2) (周白蘋)

計議既定。遂伸手取電話。打去門羅同志社。其時同志社僅有一僕人在。問明哥里羅私寓電話號數。復致電話于哥里羅。哥里羅方欲就寢。得報告。請鍾成親來一見。鍾謂左臂受傷。非一星期後不能出外。哥里羅問明鄧氏墓園地點。便要泡製殺人王。哥里羅之妻名聖珍。早歲參加墨西哥北部戰事。爲女中文夫。哥里有羅事必與之磋商。聞中國殺人王受傷。喜而告聖珍。聖珍曰。近得各方報告。謂中國殺人王極力拉捕中國團體。要與我輩作對。此人萬不能留。今既有消息。宜早除之。遂以電話召科莫。科莫者。昔爲此地之拳師。赴美國。被拳界冠軍打了一拳。左眼脫出。此後不再幹拳門生涯。哥里羅收之入門羅同志社。使之爲各打手之領導。爲人兇悍無倫。雖眇一目。發鎗仍其準確。自號獨眼獅。是夕與兩同伴。飲于酒肆。得哥里羅電話。急偕兩同伴來哥宅。哥里羅告以查得中國殺人王所居。獨眼獅曰。何不報警捕之。汝不知今晚賭場有兩人受傷之事乎。哥里羅曰。不知。獨眼獅曰。傷者已入警察醫院。供出爲中國賭客所擊。賭客逃時。亦已中槍。現在警察方注意。中槍之中國人。我人旣知殺人王養傷地點。可告之警察。警察必派人捕之。然後控以擾亂賭場之罪。可將殺人王永遠監禁也。哥里羅點頭曰。言之成理。吾人不外想停止殺人王之活動耳。聖珍反對曰。此事不宜報警。蓋一入警察之手。中國人卽有官司可打。至多用重金保證。殺人王未必不能出獄也。照我主意。最好乘殺人王受傷。派人到鄧氏墓園。突施襲擊。再加一槍。其死必矣。殺人王一死。中國反黑人員。無人領導。立卽解體。不尤勝于警察之力乎。哥里羅曰。吾妻之言是也。遂派獨眼獅偕二人夜至花園路鄧氏墓園行殺殺人王。獨眼獅自攜手鎗。又令二件攜馬鎗一枝。以便遠射。更向哥里羅借車。謂哥之自由車速度甚高。失手時易于逃出火力圈也。哥里羅乃以車匙與之。獨眼獅自爲車夫。遂開車。哥里羅曰。得手之後。卽回來報告。或打個電話來。此車我明日方用耳。言畢。目送之去。聖珍曰。獨眼獅安閒日久。似有懈意。吾恐其乾回報而謂守衛森嚴。不敢下手也。

(未完)

論書與讀書 (張潮)

花不可見其落。月不可見其沉。美人不可見其夭。種花須見其開。待月須見其滿。著書須見其暢適。方有實際。否則皆爲虛設。少年讀書。如隙中窺月。中年讀書。如庭中望月。老年讀書。如台上玩月。皆以閱歷之淺深。爲所得之淺深耳。能讀無字之書。方可得驚人妙機。古今至文。皆血淚所成。水滸傳是一部怒書。西廂記是上之文章。讀書最樂。若讀史書。則喜少怒多。究之怒處亦樂處也。讀經宜冬。其神專也。讀史宜夏。其時久也。讀諸子宜秋。其致別也。讀諸集宜春。其機暢也。

武將論文章。半屬道聽塗說。善讀書者。無之而非書。山水亦書也。棋酒亦書也。花月亦書也。善遊山水者。無之而非山水。書史亦山水也。詩酒亦山水也。花月亦山水也。

文人講武事。大都紙上談兵。武將論文章。半屬道聽塗說。

十年檢藏。予謂檢藏儘可不必十年。只二三載足矣。若讀書與遊山。雖或相倍蓰。恐亦不足以償所願也。必也如黃九烟前輩之所云。「人生必三百歲」。而後可乎。

古人云。「詩必窮而後工」。若當富貴中人。旣不用憂貧歎賤。所談者不過風雲月露而已。詩安得佳。苟思所變。計惟有出遊一法。卽以所見之山川風土。物產人情。或當捐瘠兵燹之餘。或值旱澇災祲之後。無一不可寓之詩中。借他人之窮愁。以供我之詠歎。則詩亦不必待窮而後工也。

莫沙里尼往見一星相家。藉占休咎。星相家謂莫沙里尼死於意大利偉大假期日之前夕。但不能說出。「偉大假期日」。是那一個假期。莫氏歸家。將星期家所談告於妻。妻笑曰。「吾知之矣。所謂偉大假

期日者。卽汝死之次日也」。

一部悟書。金瓶梅是一部哀書。文章是案頭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

讀書最樂。若讀史書。則喜少怒多。究之怒處亦樂處也。

讀經宜冬。其神專也。讀史宜夏。其時久也。讀諸子宜秋。其致別也。讀諸集宜春。其機暢也。

美國觀察家。論及日本。說他有一種「自殺的素質」。《病理學家註。國家之有此素質者。常發破壞性之神經病》。

美國最近民意測驗。表示贊成對日作戰者。已居多數。可惜日本

根本沒有民意。且亦無從測驗。否

則如以「對美作戰」之間題作一測

驗。其結果必爲多數反對無疑。

日本派來美國之特使來函。談

話中說了多句「日本人猶如美國人

一樣」。但我委實不覺得日本人與

美國人真有什麼壹樣。即使來函這

兩樣的。爰作打油詩曰。

「一樣猶如美國人。却憐貴國

少黃金。高攀縱有光堪借。心有餘

時力不堪」。

美國觀察家。論及日本。說他

有一種「自殺的素質」。

《病理學家註。國家之有此素

質者。常發破壞性之神經病》。

美國最近民意測驗。表示贊成

對日作戰者。已居多數。可惜日本

根本沒有民意。且亦無從測驗。否

則如以「對美作戰」之間題作一測

驗。其結果必爲多數反對無疑。

日本派來美國之特使來函。談

話中說了多句「日本人猶如美國人

一樣」。但我委實不覺得日本人與

美國人真有什麼壹樣。即使來函這

兩樣的。爰作打油詩曰。

「一樣猶如美國人。却憐貴國

少黃金。高攀縱有光堪借。心有餘

時力不堪」。

美國觀察家。論及日本。說他

有一種「自殺的素質」。

《病理學家註。國家之有此素

質者。常發破壞性之神經病》。

美國最近民意測驗。表示贊成

對日作戰者。已居多數。可惜日本

根本沒有民意。且亦無從測驗。否

則如以「對美作戰」之間題作一測

驗。其結果必爲多數反對無疑。

日本派來美國之特使來函。談

話中說了多句「日本人猶如美國人

一樣」。但我委實不覺得日本人與

美國人真有什麼壹樣。即使來函這

兩樣的。爰作打油詩曰。

「一樣猶如美國人。却憐貴國

少黃金。高攀縱有光堪借。心有餘

時力不堪」。

美國觀察家。論及日本。說他

有一種「自殺的素質」。

《病理學家註。國家之有此素

質者。常發破壞性之神經病》。

美國最近民意測驗。表示贊成

對日作戰者。已居多數。可惜日本

根本沒有民意。且亦無從測驗。否

則如以「對美作戰」之間題作一測

驗。其結果必爲多數反對無疑。

日本派來美國之特使來函。談

話中說了多句「日本人猶如美國人

一樣」。但我委實不覺得日本人與

美國人真有什麼壹樣。即使來函這

兩樣的。爰作打油詩曰。

「一樣猶如美國人。却憐貴國

少黃金。高攀縱有光堪借。心有餘

時力不堪」。

美國觀察家。論及日本。說他

有一種「自殺的素質」。

《病理學家註。國家之有此素

質者。常發破壞性之神經病》。

美國最近民意測驗。表示贊成

對日作戰者。已居多數。可惜日本

根本沒有民意。且亦無從測驗。否

則如以「對美作戰」之間題作一測

驗。其結果必爲多數反對無疑。

日本派來美國之特使來函。談

話中說了多句「日本人猶如美國人

一樣」。但我委實不覺得日本人與

美國人真有什麼壹樣。即使來函這

兩樣的。爰作打油詩曰。

「一樣猶如美國人。却憐貴國

少黃金。高攀縱有光堪借。心有餘

時力不堪」。

美國觀察家。論及日本。說他

有一種「自殺的素質」。

《病理學家註。國家之有此素

質者。常發破壞性之神經病》。

美國最近民意測驗。表示贊成

對日作戰者。已居多數。可惜日本

根本沒有民意。且亦無從測驗。否

則如以「對美作戰」之間題作一測

驗。其結果必爲多數反對無疑。

日本派來美國之特使來函。談

話中說了多句「日本人猶如美國人

一樣」。但我委實不覺得日本人與

美國人真有什麼壹樣。即使來函這

兩樣的。爰作打油詩曰。

「一樣猶如美國人。却憐貴國

少黃金。高攀縱有光堪借。心有餘

時力不堪」。

美國觀察家。論及日本。說他

有一種「自殺的素質」。

《病理學家註。國家之有此素

質者。常發破壞性之神經病》。

美國最近民意測驗。表示贊成

對日作戰者。已居多數。可惜日本

根本沒有民意。且亦無從測驗。否

則如以「對美作戰」之間題作一測

驗。其結果必爲多數反對無疑。

日本派來美國之特使來函。談

話中說了多句「日本人猶如美國人

一樣」。但我委實不覺得日本人與

美國人真有什麼壹樣。即使來函這

兩樣的。爰作打油詩曰。

「一樣猶如美國人。却憐貴國

少黃金。高攀縱有光堪借。心有餘

時力不堪」。

美國觀察家。論及日本。說他

有一種「自殺的素質」。

《病理學家註。國家之有此素

質者。常發破壞性之神經病》。

美國最近民意測驗。表示贊成

對日作戰者。已居多數。可惜日本

根本沒有民意。且亦無從測驗。否

則如以「對美作